

陸氏南唐書

南唐書列傳卷第五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村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為節鎮代知詢為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玩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

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枕朱冠金喙文彩煥
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塲連虎皮為大
幄踞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
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為
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
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
視朝者七日歛以袞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
顯國中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閤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
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先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

宮者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
蠹政者以兩人為首後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能屬
文見昵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詠更相倡和雖后
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
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間屋講論古今得
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
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
巧思教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
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得之暇日試于玉堂
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

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篋取已及兄鉉并遊同納篋
中篋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
建封為先鋒橋道使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徽
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
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
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
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
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徧裨莫肯用
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

福州啟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歛兵先
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頌方
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
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
無復顧憚會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
用事摘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
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
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為厲請
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歿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

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
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
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
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
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
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
翌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
能守匿其妻子于村舍奉父母來奔列祖輔吳以為都
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
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亂於是

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
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差儔事之如在
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姪為吳武王夫人故自
少得幸從征討摧陞陷陣功克諸將好以寘擊衆不勝
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
行指一卒曰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
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
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

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為軍校積功
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為歙州刺史
有政績改建州自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
震駭盜投隙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
犯令無所貸戮一二人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
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
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
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
派存中饒州後主讓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
宗俊短陋羸瘠而妙于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頡鷹目趨捷善射積
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
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
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饗柰何乃檄南都
留守柴克貞赴軍啟伺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焚而後主
危急手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都
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棧長百餘丈
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斫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棧艱
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
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

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
齊惶駭赴火歿糧糗戈甲俱焚無子遺烟焰不止者旬
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于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
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
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空
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歿靈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
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
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牽刺而已
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館吳大將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
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正為怯素
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建州初平
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又徙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
禁兵出更籓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
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于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崩
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號令訖事不失
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
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

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
賓集將佐示之謀納款則憤形于色亟出謂其下曰吾
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
可知刺史不忠欲汙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
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彥賓彥賓懼逃饗
雷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弼令肅然莫敢不聽則
嘗為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畧乃日
夜閱下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 太祖命南面行營
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
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

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
少退翰軍尤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
曰大吠非其主爾何旌也即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
腰斬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而隲其城七尺使後不可
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
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
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
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資貨鉅萬翰悉取之初
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
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唯類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毅絕人晉漢間嘗為盜被
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于壽春破城南大砦有
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
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宜名乃改焉少亦為群
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前乃
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束為內
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
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為得罪奔先示以鞭
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積功為吉州兵馬都
押衙開寶中令堅為吉州刺史茂忠為袁州刺史金陵

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在亡易節誓以報國
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
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于帳中者踰特而
奔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歛文
籍所畱田稅簿而已表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閩吏
稱袁州刺史吏擲刺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
令執杖遮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閩吏抵臯適徧管登
州茂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
吏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瘡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列祖輔

吳用為秘書省正字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
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業真率故
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
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
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遜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恠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為
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
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
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